



彩虹飞渡

短篇小说集

LB47.7
24



彩虹飞渡

(短篇小说集)

二一〇七工程陕西建设指挥部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彩虹飞渡

(短篇小说集)

二一〇七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3年11月第1版

1974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40,001—58,000

书号：10094·80 定价：0.52元

目 录

风雪夜测·····	方阿强 袁明仁 (1)
特级钻头·····	田舒强 (20)
顶 天 峰·····	张宣强 田 智 (34)
女 桥 工·····	李中元 (53)
宋春玲的故事·····	王兆文 (77)
炮 声·····	杨玉尧 (96)
职 责·····	梁若姿 (117)
江边红旗·····	红 英 (134)
强 铁 柱·····	王景杰 赵宝荣 (152)
航 线·····	蓝承武 (167)
助 手·····	李武兵 (186)
螺 丝 钉·····	赵昌智 陈元靖 (206)
工 期·····	刘福荣 张苍农 (223)
后 记·····	(242)

风雪夜测

方阿强 袁明仁

西北风一连刮了三天，紧接着就是一场大雪。茫茫的天空象撒下片片棉絮，纷纷扬扬，铺天盖地。不大工夫，大自然就变成了银白世界。

此刻，正是开晚饭时间。老班长魏红宇端着饭碗，眼望这场罕见的大雪，心里惦念着工地上正在进行的开工准备工作。他一碗饭刚落肚，就一撂饭碗，拔腿往工地奔去。临走时给我扔下一句话：把今天在斗天峰进行中线复核测量的结果计算出来。

斗天峰中线测量，直接为全长五千余米的斗天峰隧道开挖提供科学依据，是控制这一地段铁路走向的关键测量项目，要求准确可靠，是一次难度大而又十分重要的野外测量。

本来，前些日子我们已经在斗天峰上进行了一次精密的测定工作，打上了中心标桩。今天的复核测量，是老班长特地向上级要求增加的额外任务。他说，明天斗天峰隧道就要破土动工了。为了检查各部桩橛是否可靠，应当进行一次复测。经过一天奔忙，这个工作总算

完成了。眼下，就看计算的结果咋样了。

虽然我是一个只有一年军龄的测量兵，但因为高中毕业，学过数学运算。在团里举办的测工培训班，又学习了一段时间，对于那些测量计算公式，比如：正弦定律啦，勾股定理啦，等等，也背得很熟。所以，在老班长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就把一些计算工作交给我来完成。

计算尺在我手中忙碌着，拉完最后一个数据，结果展现出来了，十分理想，用我们测量兵的话讲，就是精确度完全合乎技术规范要求。我高兴地哼起了《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》这首豪迈歌曲，心里别提有多轻松了。现在是万事具备，只待施工，就看明天成千上万的筑路大军去大显身手了。

这时，屋外咚咚咚一阵脚步声，接着，门砰的一声开了。老班长带着一股寒风，出现在门口。他的帽子、肩膀上落满雪花，泛白的军装湿漉漉的，沾着泥土；乐呵呵的脸上隐隐显出疲乏的神色。我迎上前去，迫不及待地嚷开了：“老班长，结果算出来了！精确度完全合乎规范！”

“呃，我看看。”他要过算稿，连身上的雪花也没顾得拍打，走到办公桌旁，聚精会神地检查起来。

老班长不把事情弄实在，是不轻易开腔的。

老班长其实并不老，论年纪只有二十六岁，但人们对他的称呼，总要在班长前面加上一个“老”字。在我们班是这样，在全团也是这样。无论是刚入伍的新兵，

还是年纪比他大一倍多的老首长，只要认识他，都亲切地叫他老班长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为他入伍八年来，走遍天南海北，象一把永远不会生锈的钢钢尺，勤勤恳恳地丈量着祖国的山山水水。所以，人们尊敬他，就叫他老班长。其实，老班长的含意除此之外，还在于他那老成持重的性格。精密细致的测量工作，养成了他这种和他年龄不太相称的性格。他遇事从不轻易发表意见，总要把问题放在脑子里进行一番深思熟虑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习惯地取下时常别在耳朵后面的铅笔，放在指头之间搓着，两道浓眉微微蹙起，一双深澈明亮的大眼一动不动地盯在一个地方。过了一会，那皱起的眉头倏地展开，铅笔往耳朵后面一别，不用问，那准是已经把问题想了个八、九不离十了。

听老同志说，老班长刚当上测量兵那阵子，也是个毛毛躁躁的角色。第一天参加测量，那些精密复杂的仪器，各种各样的计算公式，莫名其妙的测量作业，把他带进一个迷网的世界。他找来找去，也没找到一件自己能干的力气活，就象一只水牛掉进井里，浑身的劲儿没法使，憋得他把两只拳头捏出一把又一把汗来。这天收工回来，他跑到教导员跟前，象受了委屈似的，哭诉着说，他再也不干这倒霉的测量兵了。他要去打风枪，抡大锤，去干能为祖国铁路建设做出贡献的工作。教导员望着眼前这个心里象揣着一盆火的小伙子，思索良久，对他说：“好吧，我批准你的要求。明天你扛一台风

枪，把咱这山背后戳几个窟窿。”

教导员的话把他摔进五里雾中，他不解地问：“教导员，不对呀！隧道口在那边，往这山背后打眼放炮算个啥？”

“你咋知道隧道口在那边？”教导员故意问。

“人家搞测量的忙乎了好些日子，隧道掘进方向就应该定在那边嘛。”

“着啊！要是没有这些打桩定向的测量兵，你小魏同志就是长着三头六臂，一天钻透一座隧道，也不过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”

他忽闪着两只大眼，把教导员的话放在脑子里寻思几个来回，猛地站起来，向首长敬个礼，二话没说，车转身，咚咚咚地跑回班里。

从这以后，他就同测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人们发现，在他的耳朵后面别起了一枝铅笔，口袋里揣上了一个红本本，在红本的第一页上端端正正写着一行醒目的字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：**我们的责任，是向人民负责。**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：要记住，扛花杆，扶塔尺，也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千秋大业。

为了尽快学会技术，他珍惜每一寸光阴。工余，饭后，甚至在端着饭碗时，也凝神地用筷子在桌上画三角函数符号。

八年时光，谁也数不清他耳朵后面别过多少枝铅笔，唯有珍存在他身边的几本厚厚的技术笔记本，记载

了他八年来刻苦学习的点点滴滴。他的性格也就在这八年的测量兵生活中磨练得深沉、细腻了。如今，当他手里搓着铅笔，对复杂的测量作业进行精心周密的思考的时候，谁能想到，八年前的他，竟是一个憋气十足，只知道干力气活的角色！

在我看来，老班长什么都好，只是办起事来有一点过分认真了。我和班里的同志交换过这个意见，但他们都说这恰恰是我的不足之处哩！

这时，老班长已经把算稿检查了一遍。到底我算得对不对，他没表态，只见他从抽屉里掏出经纬仪记录手簿，哗哗地翻到一个地方，就默默沉思起来，铅笔在他手里有节奏地转动着，眉头微锁，凝眸注视……。片刻，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：“小李，复测精确度有问题呀！”

“有问题，我算得不对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。”他指着记录手簿说，“你看，两次测量精度虽然都合乎规范。但第二次却比第一次大了一毫米。同样的仪器，同样的测量方法，又是同一个人观测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？”

“这是正常现象嘛！技术书上不是说，由于温度的变化，空气的扰动，光的折射，等等因素，造成偶然误差，结果就会有差异。”我给他解释。

“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不是偶然误差的影响，而是由于我们测量上的错误，或者其他

疏忽，造成了这一毫米的差距。能说精确度没有问题？同志，搞测量工作，脑瓜里得多转几个弯，可不能‘想当然’哪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看应该返工重测！”他把铅笔往耳朵后面一别，平静而果断地说。

“返工？这……”他的意见我真想不通。按技术规范规定，实测误差只有超出允许误差范围，才需要返工。这次复测并没超出允许误差。至于那一毫米的问题，也是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的事，无论从那一个技术角度去衡量，都可以不加考虑。何必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情况下，还死抠着不放。

他一眼看穿我的心思，严肃地说：“同志！合乎规范要求，并不等于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了。不应该小看这一毫米，在迢迢千里的铁路线上，差之毫厘，就会失之千里。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测量兵，一丝一毫都应当搞得实实在在，向人民负责。不要说前面是斗天峰，就是珠穆朗玛峰，我们也要翻上去，把误差原因查个水落石出。否则，就是给无产阶级千秋大业掺假！”

这时，班里的同志们都围上来了。老班长给大家作了简单动员。随即从墙旮旯拿起一捆火把，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！情况明摆着，明天的施工，无论如何不能耽误。这次返工，只能利用晚上了。照明电池已经用完，今晚只有靠这些原始工具帮忙了。困难确实不小，大家

有信心吗？”

“有！”同志们大声应着，随即分头准备去了。

老班长给陈工程师打电话，把情况作了汇报。陈工程师同意进行返工，并再三交代，一定要组织好，注意安全，将测量结果迅速上报。

闹钟时针已经压在“1”字上，离天亮只有几个小时了。我们扛起测量工具，举着火把，在老班长的带领下，急急忙忙地踏上夜测的路途。

大雪仍然不断捻儿地下着。冷嗖嗖的北风直往脖子袖筒里钻，冻得人身上直打哆嗦。前头会遇到多大困难，谁也不敢说。在这冰天雪地的黑夜，不要说测量，光上一趟斗天峰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夜间搞野外测量，是破天荒第一次，即使用最好的照明器材，还存在着视线不良的问题，更何况火把照明。哎！真叫人又窝火，又担心。

远处，斗天峰埋在浓黑的夜色里，隐去了它那陡峭险峻的峥嵘相貌。斗天峰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峰，山上一年四季云飘雾绕。人们形容它：上了斗天峰，伸手摘星星。山下有一条羊肠小道，通向峰顶，长达十五华里。

一路上行军十分艰难，地上的积雪很厚，一脚踩下去，埋没到脚脖上，走起来特别费劲；狂风迎头刮着，每前进一步，都必须用力往前顶。走在头里的老班长，背着沉重的经纬仪，上身往前倾，显得很吃力。几天来，

由于劳累过度，他的身体一直不舒服，这样的夜行军，真够他呛。他这个人，又从不让别人照顾，一路上有几次，我们商量着要夺下他背上的仪器，都没成功。他不是瞪你一眼，就是一挣，朝前走了。

到了一个岔路口，老班长突然停住脚步，等大家都到了跟前，说：“同志们！前几天，民兵连二排长说，从这条小路走，可以直插斗天峰，比老路节省一半路程。时间不允许我们走老路，我看就从这儿上。”

他用探询的眼光，看了大家一眼，就一马当先踏上小路。从小路上斗天峰，必须经过狭窄的毛狗洞和险要的虎头崖。历来只有采药人偶尔从这儿上过。我们肩扛手提，携带着这么些测量工具，能不能闯过去呢？真令人担忧。

山路越来越陡，越走越滑。有时，干脆就没有路。我们只好摸索着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往上爬。冻得麻木的双脚象灌上了铅，又重又不听使唤，走起来一步一滑溜，脚下又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。老班长不时关照我们：胆子放大些，心要细，步子踏稳。每到特别危险的地方，他就回过头来，把我们一个个拉上去。

拐过一个山嘴，来到毛狗洞跟前。洞子里情况不明，必须派人进去探探虚实。这是个危险的任务，我们争先恐后地请求：“老班长，我去！我去！”

“别争啦，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吧！”老班长一边说，一边把背上的仪器箱子卸下来，举着火把，钻进洞

里。

我们都瞪大眼睛瞅着洞里，只见火把一会儿明，一会儿暗，还不时听到石头碰撞声。忽然，火光不见了，大伙非常着急，不知遇到了什么情况，也许里边拐了弯吧？过了好一会儿，老班长才举着火把，一身泥巴一身水地从洞里钻出来。我们围上去，正想问个究竟，猛然发现他的额头上擦破了一块皮，直往外渗血。

“老班长，怎么啦？”我们急切地问。

他用手擦了擦流到脸上的鲜血，笑笑说：“没啥，给石头碰了一下。”他马上岔开话题，说：“洞子很小，东西不能跟人一道过，得想个办法。”说着，往石头上一坐，把大伙集中到一摊，开起了“诸葛亮”会。

老班长头上的血，还在往外渗着，伤势显然不轻，我走近他，说：“老班长，我给你包扎一下吧。”

他有点不耐烦了，说：“看你婆婆妈妈的，时间要紧咧，快想想办法。”说罢，又沉思起来。

大家议论得很热火。老班长一边听，一边想。忽然，猛地一拍巴掌，说：“对，就这样，洞里比较平，我们用树枝、荆条，绑扎一个滑橇，拴上绳子，把东西一件件拉过去。”

“这办法好，可以试试。”我们一致赞同。

大家七手八脚地忙乎了一阵，滑橇就做成了。为了避免仪器受震动，老班长还特地在滑橇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草。

准备妥当，老班长决定让我和他先钻过洞子，到那头去接应仪器。

洞子象个压扁了的粗钢管，有些弯曲，仅能钻进一个人。人要向前进，就得手脚伸展，匍匐着，靠手和脚一撑一撑地往前挪动。洞里冰冷，潮湿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霉味。借着火把的亮光，可以看清洞里的一切，地面倒很平，洞四周碍手碍脚的石块也很少。爬出洞口，我一眼看见洞外堆着一大堆龇牙咧嘴的石块，还有折断的树枝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啊！我明白了，这些障碍物是老班长一点一点地从洞里清出来的。他为了同志们的方便，为了仪器安全过洞，不声不响地做完这一切。我望着他额上的伤口，和那一双沾满泥土抠出血来的手，一股激动的热流，顷刻流遍全身。我叫声：“老班长，你……”没等说完，他就岔开我的话，说：“小李，快抓紧时间，把东西拉过来。”说着，忙乎起来，好象压根就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。我再也没说什么，一步抢上前去，和他一道干了起来……。

闯过毛狗洞，又是一段崎岖难行的山间小道。

也许是为了打破路上的寂寞气氛吧，老班长给我们讲起了故事。

“说的是咱们班的事。”他开始讲起来，“八年前，我们班先遣来到东北大兴安岭，进行铁路勘测工作。隆冬腊月的大兴安岭，是千里冰封的银白世界，气温通常在零下五十多度。古老的原始森林，一眼望不到

边际，摆着一副神秘的样子，迎接它的第一批主人。我们在班长季业的率领下，扛着帐篷，背着行军锅和测量工具，踏进这人类不可逾越的高寒‘禁区’。白天，冻僵的手，拧不了仪器的螺丝，指挥哨子从嘴里往下一拿，就能扯下一块皮。有时，出没在原始林中的熊瞎子，猛地窜到跟前，弄得你措手不及。同志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争分夺秒地工作。从外面带进来的白菜，冻得用斧子也砍不开，只有用锯子锯，经常是做不成饭，只好嚼一口干粮，抓一把雪，送进嘴里，草草填肚子。晚上，扯起帐篷，一班子人挤在一起睡下。半夜冻醒了，干脆起来，蹦几蹦，跳一跳，活动活动身子，来抵御逼人的寒流。艰苦的环境，使同志们的斗志更加旺盛。大家以自己是铁路建设的开拓者而感到自豪。班长还兴致勃勃地弄来两张红纸，在帐篷门外写了一副对联：一颗红心似火焰，艰苦创业抗严寒。同志们就凭这股子精神，硬是在高寒‘禁区’，划出了一条铁路线。我这个刚入伍的新兵，也在这个战斗的集体里，尝到了艰苦奋斗的无穷乐趣。”

末了，老班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同志们！创业难哪！尤其是开创咱们无产阶级这样千秋万代的伟大基业更难，需要我们每个革命战士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严肃认真地进行工作，一代接一代地进行下去，才能完成！”

老班长用革命传统，激励我们前进哩！顿时，我们

感到浑身充满力量，步子越迈越有劲了！

前面没有路了，虎头崖挡在面前，一根老虎藤，从崖顶上垂挂下来。这四十多米高的悬崖，刀砍斧剁般陡直，崖顶向外突起，崖壁上光溜溜的，连巴掌大的踩脚地方也难看到。狂风卷着雪花，一阵紧接一阵拍打悬崖，发出刺耳的呼啸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老班长打着火把，在悬崖周围察看了一阵，走到我们跟前，风趣地说：“爬山涉水是咱测量兵的拿手功夫，这虎头崖天造地设，倒成了咱练习攀登最好不过的场地了！”

这豪放的话语压过狂风呼啸，震荡着虎头崖。抬头看，虎头崖仿佛一下子矮了半截。

为了把东西吊上去，必须先上去一个人。老班长把火把递给我，卸下肩上仪器，挎上装有一根粗绳子的测量兜，紧一紧腰带，搓搓手，抓起老虎藤，用力拽一拽，就蹭蹭蹭地往上攀起来。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，使你想不让他先上，都没来得及开口。

火把照着他缓慢移动的高大身躯。我们屏住呼吸，目不转睛地盯着。一米，两米……突然，刺溜一声，他的两脚蹬滑，身子往下一掉。不好！我的心猛地收紧，一股冷流唰地透过脊背。幸亏他两手紧紧抓着藤子，才没摔下来。好险哪！这时，他敏捷地把两脚重新踩稳，又继续攀登起来……

老班长攀上崖顶，立即用绳子把测量工具一件件吊

上去。我们也抓着那根绳子，攀上虎头崖。于是，险恶的斗天峰，便踩在我们脚下了！

我们也没有休息，就开始进行测量。

同志们举着火把，各自奔向指定的位置。我跟着老班长，担任记录员。

斗天峰地势高峻，风雪更是猛烈。凛冽的北风搅着雪花，发出雄狮般的吼叫，那气势，犹如空中有千军万马在奔腾、咆哮，刮得斗天峰似乎颤抖起来。火把一次次被吹灭，经纬仪在狂风飞雪中怎么也摆不稳，“摆平水泡”一下子跳到这头，一下子又跑到那头，总是不居中。这真是刚启程就遇上了顶帆风！我的心急得火烧火燎的。老班长却不慌不忙地对着风雪沉思着。狂风撩起他的衣角，飞雪扑打他的脸盘，他一动不动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突然，他迅速地把棉衣的全部纽扣解开，随后，双臂往后一甩，用异乎寻常的灵巧而敏捷的动作，把棉衣脱下来。接着，拿起两根花杆，平行放在地上，把棉衣往上一铺，就用绳子绑扎起来。呃！他这是准备用棉衣挡风，我顿时醒悟过来，也脱下自己的棉衣，紧挨着他的棉衣，铺在上面……

一个担架形的屏风很快做成了。我们把它立起来，对着风口，牢牢插在仪器旁。这个办法真解决问题，“摆平水泡”再也不偏倚了。这时，老班长走近我，关切地问：“冷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回答说：“不冷。”